

# 根子镇 (外二首)

■ 邓亚明

在高州根子镇  
每条村庄都有名字  
每条村道都有路名  
一个个红红绿绿的村名牌  
像一棵棵树,站立在村口路边  
沿着这些村名牌的指向  
你就能很顺利地找到一个村庄

根子镇每条村庄都种有荔枝树  
每条村庄都有故事  
每棵荔枝树都有故事

在深深的荔枝贡园  
每棵荔枝树都有名字  
每棵荔枝树都有年龄  
少的几百岁,多的一二千岁  
用一个个铁牌写着,钉在树干上  
看着这一棵棵老荔枝树,就像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见到全村的老人  
那般亲切,那般欢喜

## 一棵1800年的荔枝树

高州根子镇贡园  
一棵活了1800年的荔枝树  
每年还在萌长出新的枝条,新的叶子  
每年还都在开花,结果  
成为口口相传的传奇

一棵树无论多么古老  
植物学家  
从她的根部、她的高度、她的皮褶  
日光的投影、叶片的纹理……  
就能计算出她的年龄

而她一生长了多少片叶子  
结了多少颗果实,却无人  
能够计算

穿越时光隧道  
她一生经历多少朝代  
有多少人攀爬过她的枝头  
采摘过她的果实,幸福而又满足地  
填进胃口  
如果可以记录  
那该是一部多么浩繁冗长的历史

此刻,我就站在这棵老荔枝树面前  
她那么高大,我这么矮小  
一颗颗新结的果实红亮在枝头  
一束阳光,从高高的天空  
正努力地往树顶上  
穿——透

## 根子河

六月,蝉鸣荔熟  
穿过一座座山头,一片片荔枝林的  
根子河  
流淌着一团团红云,一阵阵蝉歌  
满山都是采摘的果农  
满山都是满载的车辆  
正午的阳光,一寸寸地从这座山头  
移到那座山头,从这片果园  
移到那片果园  
像根子河的流水一样慢  
这个季节的根子河,她的流水  
一定也是甜滋滋的

# 荔乡根子 (外一首)

■ 陈文操

根子,一个带有生命溯源的神圣地名  
我像个寻根的孩子  
徜徉在这大唐荔乡甜蜜的怀抱里  
迷醉在杨贵妃品荔的画图里

浮山岭上与世无争的风车  
轻轻诉说着洗夫人的故事  
元坝河里汨汨流淌的河水  
见证了数百年正道是沧桑  
古贡园里的棵棵老荔枝树  
穿越了几多世纪还老而弥坚

走进一寻常百姓家  
老农也开起了神骏  
手捧荔枝叫客尝  
笑口常开话幸福  
热情洋溢客动容

采荔古贡园 采荔东篱下……  
我与前辈诗人渊明东坡煮菊赏荔论诗  
大啖荔枝三百颗  
车流人流流金溢彩  
鸟声虫声啾鸣悦耳  
层林尽染如诗如画  
这是美丽中国的大唐荔乡

登上红荔阁  
颂唱中华红

绿水青山 青山绿水  
火红生活 生活红火  
这是荔的世界荔的海洋  
这是红的天下火的浪潮  
壮哉,大唐荔乡  
伟哉,元坝  
美哉,根子  
大美哉,高凉大地

## 新安榕树竹头平村

竹头平  
中火峰下  
古驿道旁  
山色枕人梦  
空气清新

榕树茶  
琉璃井  
“茗饮一盞赛新罗”  
宗仁饮后更留名  
芳踪胜景惹人醉

新时代  
新农村  
玉米露齿把歌唱  
黄皮喜跳广场舞  
村民幸福比蜜甜

# 坚硬的柔软

■ 李嘉燕

高大 魁梧 伟岸  
这些庸常的词语,太狭义  
虽有牵连,却难以比拟  
父亲,是一个抽象的词汇

让人触之心疼,一疼再疼  
我是女儿,穷极一生  
也难以抵达父性独有的  
那坚硬的柔软

他曾抡起过落在半空的巴掌  
眼里噙泪  
惩罚我无知的叛逆  
也曾吼出雷霆般的斥责

看着我愤然离家  
然后转身抹泪

一度横亘在我的成长之旅  
如芒刺背  
扎进我跌跌撞撞的青春

沉默 冷峻 暴躁  
父亲生前曾经借用过的武装  
稍经触碰,便跌落如碎屑

那曾固执得一场糊涂的坚硬  
漫过风霜雪雨,千里层云  
此刻,泛滥如水

## 夏雨

整个夏天,都是雨季,都是夏雨蒙蒙的世界。我记得今年夏季的开始,也是一个有雨的时光。

雨滴“哒哒”,雨路朦胧。雨打在了脸颊上,落在了头发上,此刻却悄无声息,只有感觉到一抹凉凉在慢慢渗透。这种凉意,似乎是一种悲苦,又像是一份欣喜。它要占据你的全部,又似乎马上要离开你,让酷热占满。

夏雨姿态各异,舞姿优美。有急急躁躁的雨,也有缓缓细雨,它来过的世界,似乎很不安分,却无比的宁静。还没有等你回味过来,那朵云已经掀开了一段蓝色的序幕,让你再也找不到它的踪影。

这个夏天的雨,十分频繁。在午后,在清晨,在午夜,都有它忽如其来的痕迹。你永远猜不透它,因为它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有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留白。

这个夏季还没有过去,雨处处为营,它也没有想过跟谁过不去,就是任由情绪肆无忌惮地飘洒。

我在时间的缝隙,听雨,看雨,我想捧着它在手掌,看看它的模样,但是却怎么也握不住一点点的零碎,也无法看清它真正的面目。它像是一位美丽多情的女子,缓缓而来;

# 夏梦悠悠

■ 刘金林

又像一束充满了变幻的光,瞬息无踪。

夏雨悠悠,一曲还有一曲幽怨,一滴还有一滴烂漫。

## 太阳花

夏花绚烂,我在校园的一角种植了一块太阳花,花期比较长,花色多样,华姿优美。它是迎着太阳而长的希望。

刨地,松土,种枝,浇水,这仅仅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无需多费心神,太阳花就花繁叶茂。

夏花浸泡在夏日的阳光里,向着阳光而长。有雨天的时候,它会干瘪着头颅,无精打采;雨后天晴的时候,它又扬起枝干,向着这光和热,绽放出最美丽的花儿。

有句话“生如夏花”!看着这一枝枝灵动的花儿,我内心充满了希望!这是一枝普通的生物,却是一股向着美好的动力。

我看着七彩的太阳花,花儿静默,悄无声息,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我知道此刻它的内心是如此的蓬勃和波澜壮阔,因为它向着太阳,因为它装着整个蓝天。

我常常静默地看着这些花儿,花儿无语我无语。我们似乎很陌生,又似乎认识了很久很久。我从不折这些花枝,也没有带回家占为己有的念头,尽管当初是我种下的。我想,这里就是它最好的家,就是它最美

丽的世界。我念而不忘的,是它肆无忌惮绽放的姿态,是它在蓝天阳光下的姿态,是它默默无语却心有千万情的姿态。

## 夏荷

一抹幽香淡淡飘,几丝情愫悠悠长。夏荷有一个只有我知道的梦,是那年它偷偷告诉我的,我也搞不懂它为什么仅仅告诉我一个人。从那天以后,我心里就藏了这个秘密,因为夏荷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痴迷于夏荷,于是我没有把夏荷的梦想说给任何人知道。每年初夏,当夏荷绽放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悄悄的有一朵荷花在绽放,它将带着我的酸甜苦辣,走向下一个明天,走向下一个夏天,走向下一站。

荷叶翠绿影花姿,荷花娇嫩溢幽香。荷塘悠悠,水何澹澹。忘不掉,那躁动的世界幽静的绽放。花不语,我不语。花蕊一抹香,流淌在我满是皱纹的脸颊,有一抹清爽的凉意,在慢慢散开。

荷花绽放的时候,引来无数人的敬仰,瞻望,观赏。这就是夏荷,无需惊天动地,却万众瞩目。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无人可以轻易抵达,无人可以纳为己有,这是夏荷的秉性。一塘幽水筑美梦,朵朵馨香盈人生。

# 阿爷的花心树

■ 黎小婵

阳春三月,我第一次觉得苦楝树青翠的叶和粉紫的花相得益彰,那么好看,清新、雅致、婉约,仿佛一位身穿绿底紫碎花衣裙的小家碧玉。这种树在我们家乡叫花心树,山脚下、江边、河堤上随处可见,再平常不过了。小时候,我家门前的鱼塘边就有一棵碗口粗的花心树。

花心树长得又高又直,树身滑溜溜的,长到很高才分叉,不方便我们爬上爬下,果子还不能吃,因此它并不像桃树、杨桃树、龙眼树那么受欢迎。只有阿爷对它情有独钟,经常呆在花心树下。

阿爷瘦瘦的脸,不善言辞,不苟言笑,平日除了种地,就是养鱼。他每天早上去捞藻,每天下午去割草,回来喂完鱼之后,都要蹲在花心树下,用水烟筒抽几口烟,解解乏,有时还静静地望着鱼塘若有所思。午饭过后,他会搬一张小矮凳,带上竹篾、农具、工具,到花心树下织竹篮、修理锄头、给铲子安装上长长的柄……他忙一阵,就抬眼看鱼塘,又抬头看看花心树。从花心树叶的缝隙洒落下来的阳光与阿爷格外亲密。

阿爷其实无暇顾及花心树的春花、秋果。夏末初秋,只有我和两个弟弟会捡起

黄褐色的小枣似的落果,在门口的空地互相投射、玩闹。阿爷看我们快玩疯了,就会指着鱼塘说:“婵妹,二哥,三弟,快看,啄鱼鹰(翠鸟)来啄鱼啦,快去赶!”我和弟弟一听,会迅速停止玩闹,扛起屋檐下的长竹竿,向鱼塘边跑去。我们上下左右晃动着长竹竿拍打着水面,那“熊大熊二”的样子,常常逗得阿爷开怀一笑。

阿爷养鱼,除了要防啄鱼鹰,最怕就是台风或暴雨天气。每逢这样的天气,阿爷都要穿上水衣裤,在鱼塘坝不断地巡塘,一旦水稍满,就要疏通鱼塘的水渠,预防鱼儿被水冲走。有一年,洪水冲破了鱼塘坝,鱼儿被冲到了鱼塘外的水田里,尽管很多人都来帮忙捉鱼,但损失严重。阿爷除了送一些鱼给乡亲们,其它鱼都让鱼贩子运走了,阿爷也不跟他们讲价,只是一只手靠在花心树上,一只手叉着腰,眉头紧锁。

家里人不让阿爷养鱼了,他还是习惯性的每天晨昏都在花心树下蹲着抽烟,愁眉苦脸地望着那一池鱼塘水黯然伤神。那时的我,年幼不懂事,整天缠着阿爷,让他给我买这买那。一天下午放学,我看见阿爷又坐在花心树下的草地上,双眼直勾勾地望向鱼塘,便跑过去,从后面搂住他的脖子撒娇:“阿爷,你给我买卷笔刀了吗?”

“还没买”,阿爷缓缓地转过头来。我一听,顿时松开了手,准备走开。阿爷却像变魔术似的,扬起了手里的卷笔刀,笑嘻嘻地看着我。我定睛一看,那是一只红色的扇形的卷笔刀,我没有见过的造型,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不知阿爷是怎样千挑万选买来的。阿爷见我把手卷笔刀捧在手里,高兴得一蹦三尺高的样子,他脸上的皱纹好像舒展开了。

很快,阿爷找到了新的忙碌,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培育龙眼树苗。闲暇之时,他还是喜欢坐在花心树下。如果我们跟过去的话,他会给我们出谜语猜,考考我们口算题,还教我打算盘,教弟弟们下棋,塞给我们一些钱,让我们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年复一年,花心树依然枝繁叶茂,阿爷却老态龙钟,还患上了高血压。他只能戒了烟,每天在花心树下溜达溜达,时而望望树顶,时而摸摸树身,时而叹叹气。

终于,有一年,我放假回来,花心树不见了,阿爷也不在了。阿爷临终前请木匠来,砍了花心树,打了一套简易沙发。我摸着那套没有涂漆的沙发,就好像当年搂着阿爷的脖子撒娇。

子撒娇:“阿爷,你给我买卷笔刀了吗?”

“还没买”,阿爷缓缓地转过头来。我一听,顿时松开了手,准备走开。阿爷却像变魔术似的,扬起了手里的卷笔刀,笑嘻嘻地看着我。我定睛一看,那是一只红色的扇形的卷笔刀,我没有见过的造型,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不知阿爷是怎样千挑万选买来的。阿爷见我把手卷笔刀捧在手里,高兴得一蹦三尺高的样子,他脸上的皱纹好像舒展开了。

很快,阿爷找到了新的忙碌,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培育龙眼树苗。闲暇之时,他还是喜欢坐在花心树下。如果我们跟过去的话,他会给我们出谜语猜,考考我们口算题,还教我打算盘,教弟弟们下棋,塞给我们一些钱,让我们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年复一年,花心树依然枝繁叶茂,阿爷却老态龙钟,还患上了高血压。他只能戒了烟,每天在花心树下溜达溜达,时而望望树顶,时而摸摸树身,时而叹叹气。

终于,有一年,我放假回来,花心树不见了,阿爷也不在了。阿爷临终前请木匠来,砍了花心树,打了一套简易沙发。我摸着那套没有涂漆的沙发,就好像当年搂着阿爷的脖子撒娇。

# 李子又熟了

■ 陈子楷



入夏,有一种乡愁,叫李子又熟了。一颗颗,一串串,映红了一座座山岗。忙碌打破了乡村的宁静,振奋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

青山氤氲,雾霭缭绕。被翠绿覆盖的乡野,山路弯弯,迂回盘旋。从清晨到黄昏,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未曾停歇。

太阳尚未升起,村街早已沸腾。挑担赶市,讨价还价,过称结算……掌上的一沓钞票,每一张都被沾上口水的手指快速翻过,惬意和快感驱赶了一连串的疲劳。

果香四溢,客闻香来。农与商的期盼,造就了一个季节的繁忙,成就了蔓延四季的繁荣。

古朴的农耕情怀,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遍遍慰藉。家门前的挥汗如雨,总比背井离乡的打拼更加卖力。乡村振兴的起点,是劳有所得,是农民心头的那份自信与希望。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产,一方特产安抚一方百姓。粤西茂名有“五棵树”,茂名信宜有一棵著名的树——三华李。此心安处是吾乡。李子,又熟了……

# 浓浓烟火气 暖暖人世间

■ 李帅瑜

爱,更是对团聚的重视与在乎。每一家的烟火气不尽相同,传达的味道各异,但以家庭为血缘纽带的中国人总能提炼出属于自家的烟火气,这就是久久难忘的——爱的味道。尽管家人相隔千里,但提及烟火气,总能激起家的记忆,总回味起灯火可亲的景象,总能感受到处于人间的温暖,烟火气的方向,便是家的方向。

如今,千街万巷里,烟火遍地是。君可见,绿水旁,青山外,村落杂居,炊烟袅袅;君可见,街道旁,深巷里,街坊相邻,饱食烟火。因此我认为,烟火气代表着社会安定,国泰民安;但同时饱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象征岁月安好。

烟火气在奉献中产生,在担当下前行。

汪曾祺曾对烟火气作出细致描写,表达了个人对其的留恋。可假如没有先辈们的艰苦奉献,刻苦拼搏,何来烟火气?在中华民族的铿锵征途中,代表着人民的向往,一路披荆斩棘,从而提供产生烟火气的客观条件。

烟火气需要珍惜和守护,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勇于担当时代重任,培养个人志向,将中国梦与个人理想紧密结合,守护烟火气;牢记先辈教诲。“喝水不忘挖井人”,珍惜岁月温情,坚守初心,不忘使命,不断拼搏,为下一代提供烟火气创造条件,珍惜烟火气。

纵人世间短,但烟火气常。烟火气是记忆的符号,是时代的回忆;是灯火可谋,也是岁月安定。浓浓烟火气,温暖了平凡、却又不失真善美的人世间。

古往今来,纵使时代潮流奔腾不息,社会更替日新月异,中国人民始终牵挂着联系着各族感情的基本单位——“家”,更忘不了“家”的符号——烟火气。可以肯定地说,烟火气作为独特精神标识,凝聚了一代代人的回忆,产生了不同共鸣,却始终温暖着平凡的人世间。

烟火气承载了家的记忆,蕴含了烟火可亲。

诚然,烟火气仅是一股自由飘散的气流,但其实,烟火气最能代表家的味道,最能体现团圆美满。进一步说,烟火气是过年时长辈的操劳,喜事时家人的欢腾,日常时亲戚的欢聚。“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总要准备一桌好菜,从而以示欢迎,以表幸福。但话又说回来,从烟囱中四散的气流,木柴的,煤炭的,夹杂着菜肴的,是操劳者的心血,是准备者的关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